

毛詩正義

冊六

毛詩正義

卷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十之一)

(六七)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定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

也漢書

地理志云周興以文少皞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為魯侯以爲周公主

應劭云

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

庭居魯

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

內於其

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也○王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正義曰

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也○王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駟父建

爾元子伯禽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相成王

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是爲魯公周公不受魯封但身不

之始定

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

岱及淮

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

事多廢

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

仲山甫

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

毛詩

注疏

二十一

魯頌駟之什

中華書局聚

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曾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
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饋弑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
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戲立為懿公九年兄
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
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
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
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一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為周
惠王襄王時也○尊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正義曰有馭侮公能用臣必先
致祿食振驚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用臣先
脩泮宮崇禮教也○舒援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
洋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洋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
法功費微○正義曰春秋僖公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宋公等略之淮
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公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宋公等略之淮
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略之
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東略之意以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
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東略以言此會主為二謀鄭且東略之
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略也此言謀伐東略者謂東伐楚而略之也淮會既
謀之故以遂推按夷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
夷之事故鄭推按夷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
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之然則齊所止夷
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師取項之然則齊所止夷
在十七年未公還之後乃與師伐之詩稱既作洋淮夷攸服則淮夷受成於
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乃與師伐之詩稱既作洋淮夷攸服則淮夷受成於
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春秋之最近於魯必書霸者使魯獨征之故
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最近於魯必書霸者使魯獨征之故

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伯禽之
魯舊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
實而牧馬又曰新廟奕奕斯所是又僖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
法而牧馬又曰新廟奕奕斯所是又僖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
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南門左傳云書
是於禮爲小失春秋鄭言僖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復舊美言其致美事作南
門僖廟其事相類故鄭言僖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復舊美言其致美事作南
也僖姜嫄之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廟○更義理之用功少徧而薨乃云請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廟○更義理之用功少徧而薨乃云請
周人德則此頌之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頌
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當始見於公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父文公
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僖公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父文公
周而不見於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嘉乃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
自以羣臣之請王作頌雖復告嘉乃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
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駉篇則四篇皆王廷克所闕宮云新廟是
奕奕斯所作自言奕奕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廷克所闕宮云新廟是
奚斯以祀是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之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
四篇以祀是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之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
爲此次者以駉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駉言君臣之有道
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駉言君臣之有道
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人以閼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
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一年夏四月公卜郊不從猶三望
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國事不多純善而得伯禽之法能復周公
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不多純善而得伯禽之法能復周公

之字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
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
伯禽之法衛爲魯人所頌於時伯禽之德自然堪爲歌頌矣所以作事無伯禽頌者伯禽
有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伯禽之德自然堪爲歌頌矣所以作事無伯禽頌者伯禽
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閱宮
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頌彼傳云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春秋頌故書以
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爲可頌之事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公羊穀梁皆以
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公羊穀梁皆以
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頌之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成王以周公之廟服杜頌之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詩之頌同於六年制禮作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
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于周郊配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
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
也春秋內山川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後稷祭土常法亦云鄭以三望爲河岱是
魯之境內山川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後稷祭土常法亦云鄭以三望爲河岱是
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
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也契是
同於王者之後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巡守述職不言陳其詩至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
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
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雖魯人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
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
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陳詩觀民風俗
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示無貶黜亦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陳詩觀民風俗

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
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
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侯德之
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侯德之
明其德是美威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威德復有成功雖不
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有威德復有成功雖不
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其有大罪侯伯
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誠者其大罪州
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
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
有善惡不得示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
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
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
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

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

又作駟同牧徐音目坰苦熒反徐又苦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

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

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
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牧其馬於垌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旣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
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
風今僖公身有威德詩爲作頌旣僖公天子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
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伯禽以爲言也不言遵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
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爲言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
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
者約於養身以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
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
牧於垌遠之野使避民禾黍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
於垌野卽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無所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儉愛民務農遵伯禽
人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賤尙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此篇明矣魯
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旣薨之後尊重
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諡曰文
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對宣公知史克魯
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驚馬傷公使牧於垌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
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肥壯故云
言戎馬齊力尙強故云伾伾見其有也三章言其肥壯故云
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驚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
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
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垌遠野也邑外曰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云必牧於垌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邑外曰郊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牧之野則駟然驪黃馬白跨曰黃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彭彭有皇純黑曰驪黃馬白跨曰黃

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迷驪力知反沈又耶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黃

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驪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驪善也傷公之

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種章勇反驚思無疆思馬斯臧思遵伯禽之法傷公之

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其疏駟至斯臧○正義曰傷公養四種

所及廣博○疆居反竟也覆芳服反其駟至斯臧○正義曰傷公養四種

之在追言其事駟然腹乾肥美牧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

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儀容矣是之驪馬有黃驪

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之驪馬有黃驪

得使然此傷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壯力有儀容矣是之驪馬有黃驪

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

莊元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

然為馬肥之貌耳但毛以四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大故其色駟駟

章為良馬二章為戎馬也者闕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馬腹大故其色駟駟

注云郊外謂之野者自郊外謂之林外謂之野故傳出於彼不言牧馬且彼郊外曰牧

牧與此經牧馬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略之也郊牧野林

坳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各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十里

然則百里之國國都也在彼據小國言之每十里而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十里

故引之以證坳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每十里而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十里

毛詩注疏二十一魯頌駟之什四中華書局聚

也牧也野也。野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正謂在野，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牧在遠郊，非遠近之名。雖字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野，自謂放牧在遠郊，非遠近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之是鄭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此差。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者，為遠郊也。近郊各半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東郊，成周於洛陽，相去不容百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南，成周為洛陽，相去不容百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五十里，南洛陽相去則然。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叔弓如晉，百里之國，二十里之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百里，是儒者相傳為然。昭二年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於野者，避民居曰解牧，馬必在野，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於野者，避民居與夏田故也。以序云：農務重穀，牧於野，故近都之貴，必牧於野者，避民居官載師文，故也。注鄭司農云：官田者，牧以備公家之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也。牛田者，牧賞田，畜牧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也。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遠郊二十，而耕三為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家所田，無賦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牧馬之處，當處於國也。彼雖天子之郊，之外，因為近其牧處，而給之復放牧之田，而引證牧馬之處，當處於國也。彼雖天子之郊，

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夏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
禮故特美之○傳然則牧之至力有容也○夏田正義曰是上言駉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
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駉者有驕有皇是就其所以牧之而言駉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
駉駉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郭璞云跨野則駉駉然釋者所跨據馬白之跨此
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野則駉駉然釋者所跨據馬白之跨此
驛間白也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野則駉駉然釋者所跨據馬白之跨此
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黃明知純黑曰驪
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之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黃明知純黑曰驪
駉曰黃駉者赤色謂黃而色白者之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黃明知純黑曰驪
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雜色者之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黃明知純黑曰驪
章各有一故此言此以充之於上經謂馬之者所以有文二句四章皆以明其故知
爲別異故就此言此以充之於上經謂馬之者所以有文二句四章皆以明其故知
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駉一注以
而分爲三閑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駉有騊有騊有騊有騊
有駉馬彼校人上言文而有六馬道屬種戎齊道良田駉本無良馬與彼鄭於彼注以
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六馬道屬種戎齊道良田駉本無良馬與彼鄭於彼注以
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馬非四種家二種自戎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時
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四種家二種自戎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時
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
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五戎路駕金路駕六象路駕馬而諸侯路車多
田馬駉馬給宮中之役彼天子戎路駕五戎路駕金路駕六象路駕馬而諸侯路車多
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草路以下者有車雖有異馬皆四種
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戎雖不言齊道案魯
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
駉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

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騂弁注云青黑曰騂引詩云我馬維

有雒以車繹。繹青驪走麟也。曰○驪白徒馬。河黑反。鬣說曰。文駱云。赤馬身文黑如鬣。鼉曰。魚鰓也。黑韓身詩白。及鬣字曰。林雒云。繹

也作呂鄰
沈郭良
良忍反
振反
孫毛色
炎音有
鄰深淺
云似班
魚駁隱
鱗鄰今
也鰲力
輒連錢
反錢驄
疏曰傳
釋青驄
畜至筭
云走驄
驄正
驛孫

是色名說者以駟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駟馬有駟爲赤身黑鬣曰駟即今之駟

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爲說若此引亦爲山駁不應其傳馬與皆不異且此注文爾雅者樊光孫炎

可無乘厭
駕倦也
也○作
數讀音
牧之使
疏作傳
爲作始
始是○
作正義
得曰爲
釋始誌
思云馬
儴斯作
始也謂
始令也
此儴馬
及所其
古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魚以車祛祛

豪。𩚑曰驪。二目白曰魚祛。音彊健也。○駟舊於巾反。讀有魚如字。字書作驪。字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驪音簞待點反。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驪。字

林作瞻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矚二疏傳陰白至強健○正
 目白矚音閉祛起居反形徒冬反赤也虧戶晏反疏義曰釋畜云強健白雜
 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或云泥驄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白之陰
 淺黑今之泥驄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即今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駟舍
 白雜毛今相類馬名駟郭璞云形赤也下白即今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駟
 魚舍人曰一目白駟兩目白者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驛爾雅無文說文云
 駟較也郭璞曰駟脚脰然則駟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較皆白驛無豪駟白之
 名傳言豪駟也此章言驚馬主以給官中長役貴其肥壯故曰駟駟強健也短思
 故與驛異也此章言驚馬主以給官中長役貴其肥壯故曰駟駟強健也短思
 無邪思馬斯徂也箋云徂猶行走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復扶又邪意疏徂猶至走
 徂訓為徂行乃得往故徂猶往也思牧馬使可走章復扶又邪意疏徂猶至走
 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牧馬使可走章復扶又邪意疏徂猶至走
 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駟疏九有駟三章章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
 經三章皆陳君能祿食其臣臣則憂念事君君臣相與皆有禮矣是君臣有道也
 僖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成於臣故連臣能致其祿食與
 有道至之謂○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
 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風夜有駟有駟駟彼乘黃駟馬肥彊貌馬肥
 在公盡其忠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臣疆力則能安國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箋云

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振振驚驚于下鼓咽

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驚公之鳥也君臣與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巳

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

於中反樂音洛注喜樂下于胥疏有駁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駁有駁然肥強

樂兮及注安樂同朝直達反于胥疏有駁至樂兮○正義曰言有駁有駁然肥強

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其肥強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治民得爲君用矣

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外賢士在競來君所則君振臣無事相與明義

白之驚鳥也此驚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所以喻繫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

來而集止於君朝既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爲

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駁馬至安國

○正義曰以駁與乘黃連文故知駁者馬肥強之貌以序言君臣有道下句皆

說臣事故知以肥強喻臣之強力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

曰傳以馬之肥強喻臣之強力也四馬曰乘故言乘黃○箋此喻至其忠○正義

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若其不然雖有強力不肯用之故箋重申

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傳公用臣所以先致後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

仕君必試之有功乃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祿食者常君當豐其祿食要其功

効不得復待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後祿食使臣盡忠此則禮之常法美

僖公能順禮也○箋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釋詰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

毛詩注疏二十一魯頌駉之什七中華書局聚

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施物

得宜為義在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

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箋于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

詰文潔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

賢人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則言潔白

之明義明德惟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知君臣

並明義明德也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言在公則是共公明之知君臣

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

以君與臣燕故知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言臣有餘敬疏傳言臣於是皆喜樂也○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

今以無事之餘即與之振振驚驚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

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振振驚驚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

也疏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正義曰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飛去故知喻

舊臣同燕故有駉有駉彼乘駟火玄驪反又胡巧縣反徐又夙夜在公在公

以羣臣言之有駉有駉彼乘駟火玄驪反又胡巧縣反徐又夙夜在公在公

載燕箋云載疏傳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自今以

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則君臣

以遺子孫也○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疏今

孫子以之反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遺唯季反下同疏今

至樂兮○正義曰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

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臣有道如此可致陰陽和順從今以爲初始歲其當有豐

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穀善貽遺○正義曰穀善釋詁文貽遺燕為

有駸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半○泮普疏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正義曰泮水

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宮以總之定本云頌僖公克服淮夷惡人感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

則泮水宮之化箋云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其芹宮

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

然○僖音希類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

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班政教泮其巾反辟音璧下同圖音圓觀古亂反又音鄭

官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旒其鸞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戾來止至也

法則其文章也葭葭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箋云于行邁行也我乎水之

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傳公賢君人樂見之○疏思樂至于邁○正義曰僖公能

內行化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義也既采其菜又觀其

化傳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車之所建之旂而有文章法度則其旂乃

毛詩注疏二十一魯頌駸之什八中華書局聚